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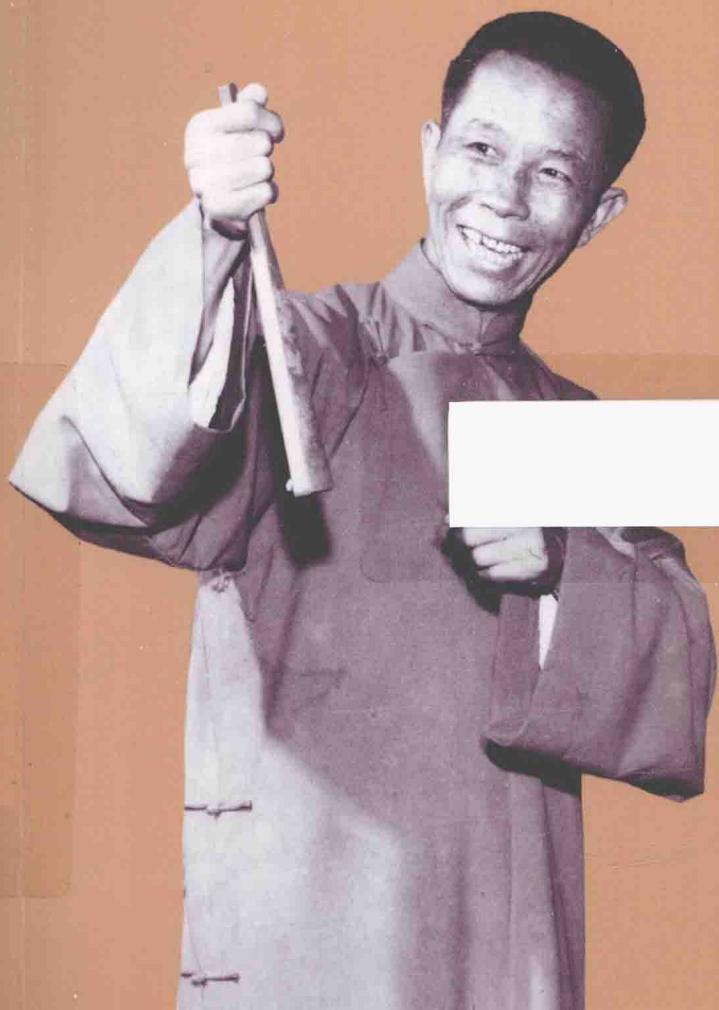
20世中叶，蜚声中国相声界的两位大师：

南有张永熙北有侯宝林

張永熙

张永熙 口述  
吕海云 撰著

自传



在中国相声界里，提到张永熙先生，业内外人士无不称赞。张老是一位说、学、逗、唱功底深厚，传统、现代全才的老艺术家，有着“南张北侯”的美誉。

本书是张老九十高龄时的口述实录，坦诚回忆蹉跎人生，真情诉说从艺经历……

張永熙  
自傳

張永熙 口述

呂海云 撰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张永熙自传 / 张永熙口述 ; 吕海云撰. — 北京 : 团结出版社, 2015. 1

ISBN 978-7-5126-3003-1

I. ①张… II. ①张… ②海… III. ①张永熙—自传  
IV. ①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07547 号

---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 (出版社)

(010)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(发行部)

(010) 65133603 (邮购)

网 址: 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 (出版社)

fx65133603@163.com (发行部邮购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装: 三河腾飞印务有限公司

---

开 本: 170mm×240mm 1/16

印 张: 19.5

字 数: 276 千字

印 数: 4000

版 次: 2015 年 1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

---

书 号: 978-7-5126-3003-1

定 价: 39.00 元
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## 绿野布熙阳

上世纪九十年代中，我于北京小茶馆演出。一日，唱了一段太平歌词。下场后，同台的一位拉四胡的老先生与我闲聊，并唱了几句太平歌词，我觉得腔调优美，异于旁人，追问之下，老先生笑道：“这腔不是我的，南京有一位相声前辈，这是人家的唱法。这位叫张永熙。”从此，这三个字便印在我心中。

不久，天津录制的《中国传统相声集锦》中出现了张永熙先生的身影。我也得从《南弹北弦》、《京评越》、《珍珠倒卷帘》等作品中认识了这位称为相声界江南大旗的张永熙先生。

张先生于民国十一年腊月，出生于北京留学路板章胡同。民国十九年八月廿二日拜相声前辈赵少舫先生为师，正式学艺。按照相声门户，张永熙先生是我师爷辈。曾记得，某年张师爷抵京，我的师父侯耀文先生因工作脱不开身，忙里偷闲安排人去看望，并砸挂说：“问问张叔有什么事要办，全答应。当然了，想当首长可别应他。”虽是玩笑，但也说明相声同行对待师爷的尊重。

我评书门恩师金文声先生与张师爷关系更近，二老虽为大小辈儿，但情深义重。年轻时有同行欺侮永熙师爷，我师大怒，举板凳砸向对方，挺身而出，从此惺惺相惜义厚深交。前两年，永熙师爷以九十高龄赴津探望患病不起的我师，二老相拥大恸，此情感人肺腑。

德云社十周年大庆时，我曾赴南京拜访张师爷。酒席前，老人家心情大好，谈起往事滔滔不绝，回忆传统节目并表演技巧，思绪清晰，堪为幸事也。

唐刘希夷《公子行》说：愿作贞松千岁古，谁论芳槿一朝新。此语形容永熙师

爷甚为妥帖，今当老人家耄耋之年，惟愿张永熙师爷长寿健康！郭德纲率德云社徒子徒孙顿首百拜！

癸巳夏月  
于京砸挂轩

# 目 录

CONTENTS

- 序 绿野布熙阳 郭德纲 / 1
- 第一章 伶仃总角 / 1
- 第二章 拜师学艺 / 19
- 第三章 民国艺人 / 45
- 第四章 奇情本末 / 71
- 第五章 战乱哀鸿 / 83
- 第六章 鬻艺郑州 / 109
- 第七章 “南张北侯” / 117
- 第八章 金陵艺事 / 135
- 第九章 “文革”浩劫 / 153
- 第十章 悲恋之灾 / 169

第十一章 艺游四海 / 183

第十二章 桑榆未晚 / 195

第十三章 情深连理 / 213

第十四章 曲坛述故 / 22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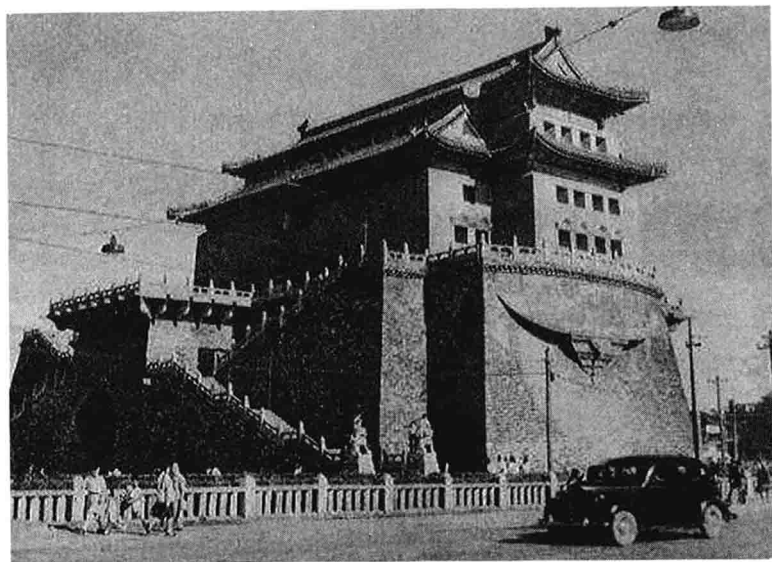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五章 艺海杂论 / 263

第十六章 珍帚文集 / 273

后记 “心和得天真”

——为张爷爷写自传 / 294

## 第一章 伶仃总角



民国北京

1. 我的父亲
2. 我的祖母
3. 卦摊得名
4. 稚子之乐



昼出耘田夜绩麻，  
村庄儿女各当家。  
童孙未解供耕织，  
也傍桑阴学种瓜。

民国十一年，农历壬戌年的北京。陷于多年军阀混战的中国，依然在动荡中不知何去何从。这一切，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艺人们来说，仿佛没有任何特殊意义，他们靠自己的技艺在乱世中求生存，年复一年。而这一年，也是王世臣、郭全宝、常宝堃（小蘑菇）的出生年份，这些名字，对相声的历史来说，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。

民国十一年年的腊月，张永熙出生在北京板章胡同一户贫苦的人家。

# 1. 我的父亲

本来，我应该先描述一下自己的母亲。可是很遗憾，我竟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样子的。当我尚在襁褓之中的时候，她就因产后的无名之症而去世了。我后来曾猜想，也许是因为贫穷，在怀孕时就缺乏营养，而产后生病又缺医少药、调理不善，最终才会导致母亲如此年轻就撒手而去。父亲很快地续弦另娶，那位继母我也只在很小的时候见过一两次，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印象。母亲，普通人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人，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在我的生命中消失了。

我的父亲原本姓王，生于北京一户贫民之家。家里有兄弟四人：老大靠拾破烂为生；老二出外做工一去不回，生死未知；老三更是因为无力赡养而自小就过继给了别人；我的父亲是家里最小的孩子。祖父靠拉板车为生。因为前面的孩子都苦于家贫而耽误了教育，祖父也曾下过决心：无论多么艰难，也要让小儿子念上几年书，以后好有个出人头地的机会。岂知天不遂人愿，突如其来的一场肺病彻底剥夺了祖父的劳动能力，使他卧床不起；祖母偏又是天生耳聋，根本找不到活儿做。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都落在年长些的老大身上。然而依靠捡破烂儿又能换几个钱呢？渐渐地，家里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，送子读书的想法更是成了泡影。祖父无奈，只好把我父亲送去一位银匠家里做了学徒。做学徒虽然没有工钱，但师父可以管吃管住，将来要是能学会了这门手艺，虽无大富大贵的希望，也聊可安身立命，好歹是给孩子找了一条活路。不久，银匠一家去青岛耍手艺（注：指靠手艺干活），就把我父亲也带走了。之后处处兵荒马乱、几经人事变迁，父亲跟自己的家庭就此失

去了联系。

父亲的师父姓钱，是个脾气极其暴躁的首饰工匠。拜师学徒时，父亲才十二岁，每天就要像奴隶一样，侍候着这位钱匠人。起初，师父很少教他学手艺，整天就是做杂务，伺候一家人的起居，烧火做饭、端茶递水，每日里早起晚睡，吃不饱穿不暖。挨打受罪、顶砖罚跪那更是家常便饭，身上总是青一块、紫一块。年少的父亲多次想到要逃命而去，可是一想起师父曾经吓唬他：

“逃徒捉回，打死勿论！”就不免胆寒。父亲私下里想着：“好歹只有五年，只要打不死我，熬过这五年，许就能有个出头之日了。到了那时候，我有了手艺，也能赚钱了，我就找我亲爹妈去，好好地孝敬他们，也算他们没有白白养我一场。”——就是抱着这样渺茫的希望，父亲忍耐下来，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师父，勉强度日。

到了青岛之后，钱匠人在一家“如意首饰楼”制作金银首饰。这个时候，父亲开始有机会给师父做做零碎活儿，学一点基本功了。可是，在店里的日子依然是天天吃不饱，除了帮师父干活之外，依然要勤于各种家务杂活儿。十来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哪里经得起整日辛苦劳作又不给饭吃？父亲被饥饿折磨得日渐消瘦，最后逼得没有办法，就只能开始偷东西吃。有一次，父亲偷吃师父的大饼被当场抓到，仅仅是为了这么一张普通的面饼，店里头三个大人一块儿打他一个孩子。他们个个下手狠辣，把父亲打得死去活来，左眼更受了重伤。那一次，父亲左思右想，觉得在这里继续待下去肯定是活不成了，在夜里头，他终于爹着胆子逃了出来。

那一年父亲十四岁。

他遍体鳞伤、跌跌撞撞地狂奔在异乡深夜的大街上，被打伤的左眼还往下流着鲜血。远远听得身后吵吵嚷嚷，一群人已经追赶而来，身体强烈的疼痛和背后清晰的威胁，使父亲恐惧到了极点。他脚步踉跄地跑着跑着，心里越来越绝望，甚至想到了自杀——宁可死，也不再回去那个“阎王店”里受罪了！不过命运总算没有抛弃这个苦命的孩子，他意外地撞进了一个大杂院的门洞子里，幸运地被一位妇女救下来，藏在了家里，总算逃过了这一劫。

这位善良的妇女姓张，是做老妈子的，人们都叫她张妈。张妈不但仗义援手救下了这苦命的孩子，还把他长久地藏匿下来，爱惜抚养。到后来，更认作螟蛉，视如己出。自此，我的父亲就跟随张妈生活，虽然家境依然贫困，却也过上了有人疼、有人爱的生活。

父亲逃亡出来时，左眼被伤得非常严重，张妈也曾带着他四处求医，乃至倾尽积蓄为他看病治疗，却还是无可挽回地失明了。这，成为了父亲终身的遗憾。——两年多的学徒生涯，真正学到的手艺少得可怜，只给父亲留下一只永久残疾的左眼。

张妈是个寡妇，丈夫老喜子早年病故，膝下并无子女，遂将这个逃亡而来的孩子视为珍宝一般，并取小名“大喜子”纪念故去的丈夫（到我出生时，乳名就叫做“小喜子”）。父亲长大之后，百般联络，却再没有找到自己原来的家庭，于是就随张妈姓了张，大名张松亭。

父亲后来跟随另一位为人和善的刘姓银匠继续学习手艺，满师后也做了手艺人。不久，又在他师父和养母张妈的撮合下，跟刘家的干闺女大芬姑娘——也就是我的母亲——成了亲，后来一家人辗转回到了故乡北京。

回到北京之后，父亲凭借学到的手艺，找到了一家小首饰店里的工作，住在店里干活。这种首饰匠人依然属于底层的手艺人，收入很是微薄，只能勉强糊口。

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父亲对我始终非常冷漠，在他续弦之后更是逐渐断绝了对我的探望，他既不曾爱过我，也不曾养过我。从我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开始，就一直由张妈独自抚养。这位张妈，就是我的祖母。

## 2. 我的祖母

我的父姓，其实是我祖母的姓氏。虽然她在血缘上并不是我的亲人，却养育了我的父亲，后来又全心全意地抚育了我，爱我、疼我，她就是我真的亲祖母。父亲也许是因为忙于生计，又或者是因为续弦的妻子不愿照顾我这么个前房儿子，他对我始终并不疼爱，致使我对父亲的印象也非常模糊。在我的童年生活里，就只有祖母这一个亲人。

我祖母是一位传统的劳动妇女，虽然她文化程度很低，但是为人善良，也非常吃苦耐劳。祖母的一生遭遇非常凄凉悲苦。她自幼随父母逃荒到青岛，不记得祖籍何处。十六岁正值花季之时，父母却先后染病离世，抛下她孤苦无依。因为孤身女子生活无以为继，祖母很快跟一个包身工老喜子结了婚。包身工在当年就是社会最底层，是最受剥削和压迫的劳动者，他们干着很重的体力活，只能得到勉强维生的收入，至于生命安全与健康却都毫无保障。所幸老喜子为人老实憨厚，对妻子也很体贴，祖母自以为也算终身有靠。可是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刚过了几年的苦日子，连孩子也没有生下一个，老喜子就因劳累过度暴病而亡。

这接二连三的不幸使祖母尝尽人间的辛酸苦楚，却没有改变她那颗善良的心。为了生活，祖母开始给有钱人家做帮佣，也就是北方俗称作“老妈子”的。这样吃住都在主人家里，每日里就是做家务、带孩子，也尚可度日。祖母在丈夫去世之后，一直甘愿守寡。在传统思想的熏陶下，她从心底里认为寡妇再嫁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。每当她为别人家带着孩子，心里也难免会幻想，假如自己也有个哪怕是很简陋的家，有个一儿半女，那又会是怎么样

的幸福。可她还是不敢想改嫁的事，在她的旧式道德观里，这是“活着对不起人，死了对不起鬼（去世的丈夫）”的事情，是做不得的。

在一个大宅门里做了两年带孩子的老妈子，她忽然得了很重的伤寒病。宅门里因为赞扬她一向勤恳老实，又见两个孩子很依赖和舍不得她，所以不愿意就此辞退，竟单为她在一个大杂院里找了一所房子，容许她在外面将养。养病期间，主家还派人送来钱物，作为用度。主家能做到这样，算是非常难得的事情，也是祖母的为人太好，感动了他们吧。总算吉人天相，一个多月后，祖母的病逐渐好转，她就自己租下了外面的这所小房子作为落脚之处，然后继续去宅门里带孩子做事。经过这一场大病，祖母心中又起了些涟漪，想到自己已经三十多岁还孤身一人，无有儿女，终究是件难事。眼前尚可以劳作，将来老了若是有些灾病，何人煎汤熬药、侍奉床前呢？

就是在这样痛苦迷惘的境况中，祖母意外地救下了被师父打伤、连夜私逃的我父亲。她觉得这仿佛是上天的眷顾，赐给了她一个儿子，于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，将我父亲收留下来，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，悉心抚育。虽然这个儿子后来并没有对她一尽孝道，但是却给她留下了一个小孙子，聊慰老怀——这个孩子，就是我。

民国十一年年的腊月，我出生在北京留学路板章胡同。

（民国十一年，应该换算为1922年，但是正因为是农历腊月的生日，在通用公历之后，以公历标准我的出生年份已经是1923年。因此，在我的履历上出生年份常有差异，有时被写为1922年，有时被写为1923年，皆因农历腊月生日之故。）

当我在襁褓之中时，曾不幸染上天花。我父亲也许是因为自己童年眼伤的阴影，极其注重孩子的外表，见我生了天花，担心会留下终生的疤痕，变得外貌丑陋，对我十分厌恶。后来我病情严重，北京城里又陆续出现病例，因为天花是传染病，在民间有着极其恐怖的瘟疫印象，父亲更认为我是“瘟神”，甚至要将我活生生地送去焚烧。逆来顺受的母亲惊慌中也失了主意，加上身体虚弱，惟有哭泣不已，并无反抗之力。幸有善良的祖母一力阻止，救

下奄奄一息的我，自此就独力承担起照顾我的责任。不知道这场大病是否也是父亲最终厌弃我的原因之一。

我的天花在祖母的悉心照料下度过了危险期，幸得痊愈，结果也并没有像父亲恐惧的那样满面疤痕，只留下浅浅几粒麻子，不仔细看也全不显眼。这点儿浅麻子倒促成我后来得了这个艺名：“小张麻子”。

母亲去世的时候，我还没有断奶，祖母艰难地照顾着我。她非常珍爱我这个小孙子，可是家境如此窘迫，她自己尚且要帮佣为生，哪里有能力去雇请奶妈来喂奶呢？就只能用些棒子面粥、小米面粥，甚至豆汁当作乳汁喂养我。等我再长大些，就把芝麻烧饼嚼碎成糊来喂。所幸我虽然羸弱，生命力却很顽强，在这样粗粝的食物中也汲取到了营养，一天天健康地长大了。

祖母在我记忆中的形象是这样的：她的头发梳得整齐油亮，上身穿竹布大襟褂子，下身穿淡茶色绑腿裤子，脚下穿一双自己绣花、自己做的青缎儿



民国时期北京

鞋，祖母是缠足，所以那是一双精致小巧的鞋子。她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只银戒指，头上插着一支银簪子，双耳带着一对一钱重的赤金耳环。

祖母常年帮佣，穿着只能是保持洁净，并没有什么好衣服、好首饰。上面说到的这一身让我记忆深刻的装束，其实她也很少穿着。因为这是她唯一一身逢节过年时迎宾待客、拜年访友的“隆重装束”，平日里忙于干活，根本没有机会去穿。但是祖母的节假日，正是她带着我出去游玩的日子，正因为这身打扮总是跟年节、假日这些快乐的时光联系在一起，因此深深刻入了我的脑海。每当我忆起祖母，她就是这个样儿，扮得齐齐整整，眼神亲切温暖，笑盈盈地看着我，唤着我的小名：“小喜儿！”



### 3. 卦摊得名

记忆里，祖母就是那么一身儿“隆重”的打扮，带我到天桥去逛。

一路上游人摩肩接踵，前门大街上一眼望去，就跟一大锅人粥似的。祖母紧紧攥着我的小手儿，一刻也不敢松开，生怕让人潮给挤丢了。而我兴高采烈地跟着祖母在人堆儿里挤着，蹦蹦跳跳，东张西望。

忽然见到两个要饭的，都穿着破烂补丁的衣裳，肩上背着灰突突的褡裢。其中一人两手各拿一只好大个儿的牛胯骨，上面缀了一圈儿小铃铛，把儿上系着老长的红布条子；另一个人呢，双手拿着七块竹板儿（也就是现在的快板）。两个人来到一家大茶叶店的门口站住，各自敲击自己手上的家伙，就唱开了。我十分好奇地努力听着，也听不甚明白。他们唱得虽然好像没腔没调，却又十分流畅俏皮，一句紧跟着一句，怪好听的！不一会儿就吸引了好多行人围拢过来看热闹。

我拉着祖母也不肯走了，问：“奶奶，他们这是干什么呢？”

祖母说：“那是唱‘过街落子’的，他们一唱吉祥话儿啊，那店铺老板就会给几个子儿，他们这些人就能靠这个吃饭啦！”

我听到这里，又追问道：“那他们有奶奶吗？”

祖母愣了一下，说：“怎么没有哇，谁都有！”

“那他们赚了钱，养活奶奶吗？”

祖母不明所以，就反问我道：“你这孩子真奇怪，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”

我抱住了祖母的胳膊，天真地说：“奶奶，等我长大了，也能学唱落子，不就可以养活您了！”我这话一出口，祖母突然停住了脚步，弯下腰来，捧着我